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Political Arithmetick,

O 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Husbandry, Manufacture, Commerce, Fishery, Artizans, Seamen, Soldiers; Publick Revenues, Interest, Taxes, Superlucration, Registries, Banks; Valuation of Men. Increasing of Seamen, of Militia's, Harbours, Situation, Shipping, Power at Sea, &c. As the same relates to every Country in general,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Territories of His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and his Neighbours of *Holland*, *Zealand*, and *France*.

By Sir *WILLIAM PETTY*,
Late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Printed for *Robert Clavel* at the *Peacock*,
and *Hen. Mortlock* at the *Phoenix*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90.

关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活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工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需要，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传播，使配第逐渐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应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且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①配第在研究中，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说明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和利息等的尝试；他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剩余价值（他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来自工人剩余劳动的思想因素。这些就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马克思对配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配第所创立的“政治算术”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②

这本《政治算术》，就是威廉·配第独创地应用算术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典型著作。他在本书中，列举数字，论证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力量，试图探讨存在于当时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现象中的共同规律。

但是，本书的写作，也象配第的其他经济著作一样，动机在于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它是在1671年至1676年之间写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38页。

的。在这时期,在国外贸易的刺激下,英国的工业资本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工场日益普遍,羊毛生产蒸蒸日上,其他如造船、造币、玻璃制造、酿酒、炼铁等等工业都有所发展。这种情况,要求加速原始资本的积累。积累原始资本,除了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之外,就是加紧掠夺殖民地和争夺国外市场。然而,当时英国的力量仍落在荷兰和法国之后,特别是国外市场和殖民地都在荷、法二国控制之下。因此,如何打垮荷、法二国的优势,争夺国外市场及殖民地,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这种要求的推动之下,英国首先和荷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我们知道,荷兰在经过1609年至1656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生产迅猛发展,海外贸易甚为繁荣,航海业十分发达。当时荷兰商船遍航世界各地。它所有的商船吨数占全欧洲商船总吨数的四分之三,其造船业则居世界首位。荷兰不单垄断非洲、印度尼西亚、美洲等殖民地的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殖民地的贸易。在这个时期出入波罗的海的船只有百分之七十属荷兰所有。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曾多次(1651年、1660年、1663年及1677年前后四次)加强航海条例,规定进口商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运,他国与英国殖民地通商,事先须经英国政府批准,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与欧洲各国交易的货物必须在英国转口,以限制荷兰商船的营业,打击荷兰。这种经济上的竞争,终于引起了三次英、荷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从1651年开始到1654年结束,第二次英荷战争从1664年开始到1667年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于1672年开始到1674年结束。)配第写作《政治算术》的时间,正值第三次英荷战争时期。

在这时期,法国在路易十四亲政之下,施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工业,建立商船队,纷纷创设海外贸易公司,以加强对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当时如加拿大、美洲的路易斯安娜、西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印度群岛均沦入法国之手，他如锡兰、印度、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地方也都为法国所囊括。在这种对外掠夺中，法国的侵略矛头首先针对荷兰，在经过两次对荷战争（第一次在 1667 年至 1668 年，这时作战对象为西班牙和荷兰，第二次在 1672 年至 1678 年）之后，法国掠取荷兰的一些领土，取得了对荷兰的优势。接着，它又转向英国。英、荷两国为了对付法国，乃和瑞典联合，结成三国同盟。但是，由于英国的查理二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勾结（他们二人为表兄弟，前者又依靠后者的财政援助），三国同盟终于破裂。（第三次英荷战争就是由于英、法两国勾结而引起的。）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斗争有增无已，英国政府在国内动乱和对外战争的双重压力之下，财政困难日趋严重，不得不和荷兰妥协，而结束了第三次英荷战争。法国乃取荷兰而代之，它从英国的盟国变成了英国的主要敌国。

在面临上述荷兰和法国的威胁和国内资产阶级议会反对王权的斗争日趋尖锐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困难，除了出卖国王的领地外，又增收租税。这种情况，加上内战的破坏和频年歉收，造成全国生产衰退，地租下降，金银缺乏，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正如配第指出的：“由于土地地租普遍下降，加上其他许多原因，整个王国日趋贫困；在整个王国中，以前黄金很多，但是现在，金、银都甚为缺乏；人民找不到可就的行业和职业，……赋税项目繁多而且税率沉重，……产业景况普遍可悲地衰退了”。（本书第 5—6 页）他又指出：“在海军力量的竞赛方面，荷兰人正紧紧地追赶我们，而法国人则正要迅速超过英、荷两国，看来他们既富有又强盛”。（本书第 6 页）因此，他认为，“英国的教会和国家正面临着和产业所面临的相同的危险”。（本书第 6 页）可见，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英国的统治者处境都日益困难。因此，他们普遍产生悲观情绪，徬徨无已。

但是，上面说过，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争夺国外市场及殖民地，已成为英国统治阶级追求的主要目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如何打垮荷、法两国的优势，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处境困难，产生悲观情绪，他们的切身利益却迫使他们去清除这种悲观思想的阻力，以利于对外行动。作为资产阶级策士的配第，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乃写了这本《政治算术》，为英国资产阶级打气。他鼓吹：“英国的事业和各种问题，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本书第8页）他号召英国的朝野人士（资产阶级）：“次于对共同事业处于怎样的状况有真实的了解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可疑的情况下，都应往其最好的方面设想。……如果没有有力而又明确的根据，绝不轻易绝望。”（本书第5页）在本书中，配第应用算术方法，列举英、荷、法三国的经济数字，论证荷兰、法国不如英国之处，指出：“对英国国王的臣民说来，掌握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本书第87页）他鼓吹英国取荷、法二国而代之。本着他在其代表著作《赋税论》中所提出的主张，他对原始资本积累的各种手段（殖民地制度、国外贸易等等）作了进一步论述，鼓励英国资产阶级努力发展本国产业，争夺国外市场，获取财富（金、银、珠宝），以扩大英国的统治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①

在本书中，配第除了为英国资产阶级筹划如何对外争夺之外，还就如何掠夺殖民地人民向英国资产阶级献策。我们知道，当时爱尔兰和苏格兰是最早遭到英国统治阶级掠夺的殖民地，两国人民曾经不断地掀起反对英格兰殖民者的斗争。因此，英国的统治阶级自十六世纪以来，就一直主张采取种族渗透和劫持的方法，来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维持在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配第在《赋税论》中，对英国统治阶级的这种主张表示过赞同的意见，并为这种主张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本书中，配第仍坚持这种主张，认为：“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原地区的一切动产和居民迁移到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地方去”，“这样做，国王和他的臣民，不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都将比现在更加富强。”（本书第 54 页）不仅如此，他在本书中，仍主张用军队来镇压爱尔兰人民，而且要爱尔兰人民负担镇压他们的英国占领军的经费。他指出：“即使要付出爱尔兰王国的所有租金的四分之一的代价，也必须在爱尔兰派驻一批军队。”（本书第 71 页）

当时，贩运黑奴是英国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英国殖民者从这种血腥买卖中掠得了巨额的利润。在本书中，配第也鼓吹这种可耻的血腥贸易，宣称：“把黑人（他们劳动量大，消费水平极低）运到美洲殖民地这件事，并不是不足取的。”（本书第 75 页）

不过，在本书中，配第在向资产阶级献策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原理，这些经济原理，在当时说来都是创见。

如上所述，配第在本书中，应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实验哲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配第指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本书第 8 页）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

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本书第8—9页)就这样,他为不能象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实验方法加以证明的社会经济现象,创立了检证的方法。这种政治算术的方法,配第在《赋税论》和《献给英明人士》两书中就已展开说明,在本书中,配第更加有系统地、前后一贯地运用这种方法,使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发展。

例如:在本书中,配第运用各种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他首先根据实际数字进行比较,接着,他又运用推算方法,根据实际数字,推算出另一种数字。他依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又依据人口数目和盈余收益推论出国家的财富。最后,他又在数量的对比中,推论出各种不同物品之间的共同性,从而发现财富的真实基础。他从小麦和一盎司白银的对比中,推理出小麦和白银有着共同的地方,从而得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 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 [数字、重量和尺度] 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 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 [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 通过政治算术方法的运用,配第在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时,发现了“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即客观存在的真实基础),使他在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方面能提出一些包含有重要科学因素的思想。所以,马克思又誉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②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7 页。

②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02 页。

在《赋税论》中，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在本书中，他又根据一个人是不是生产财富来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例如，他在比较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商人和官吏、牧师等等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的作用之后，提出：“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和商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的真正支柱。”（本书第 23 页）当然，他把海员、士兵和农民、工人都同样看成是财富的生产者，是错误的。但是，他把官吏和牧师同农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认为农民和工人是生产者，而官吏和牧师则是不生产的，却是正确的。

在《赋税论》中，他实际上涉及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他进一步对这种观点作了说明。同时，他仍本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见解，把土地和人口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因素，并对这二者的经济价值作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人口的价值，他这样指出：“假定英格兰全部人口为六百万人，每人开支为七镑，总共为四千二百万镑；同时又假定土地的地租为八百万镑，所有动产的收益每年在八百万镑以上。这么一来，其余的二千六百万镑，就要靠人民的劳动来提供。这二千六百万镑乘以二十（人群也和土地一样，值二十年的年租），得五亿二千万镑，这个数额就是全部人口的价值。再将这个数字用六百万来除，得八十余英镑。这就是每个男、女、儿童的价值，而壮年人的价值等于这个数额的二倍”。（本书第 33 页）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口的自然数量（即人口的单纯数目），而在于它的社会数量（即创造财富的能量）。他对人口的估价，都是从它的社会数量出发的。在《赋税论》中，他说：“人口少，才真正贫穷”，就是指人口的社会数量说的。这是我们在提到他的人口论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的。

对于土地，他也抱着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的价

值,不取决于土地的面积(即自然数量),而取决于土地所能提供的产物数量(即社会数量)。他指出:“假如有人想知道某块土地价值多少,那么,正确同时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就必定是,这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本书第 55 页)“纵使是一英亩土地,如果土质肥沃,它就能够生产出二十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二十英亩土地所能养活的家畜”。(本书第 11 页)“我认为,能够养活一千人的一千英亩的土地,优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一万英亩的土地。”(本书第 18 页)

在比较英、荷、法三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后,配第又进而论述这三个国家的各种政策,如赋税制度、银行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法律措施以及宗教政策等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决定这个国家采取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他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是依据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而制定的,可不是象少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出自荷兰人的超人智力。”(本书第 25—26 页)“信教自由、资产转让登记制度的采用、关税税率低、银行、贷款业的经营和创设以及商法的制订,都是和上述各种情况同出一源而同归一海的。”(本书第 26 页)他明确指出:“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本书第 11 页。政策二字下面的黑点为作者所加。)

在《赋税论》中,配第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见解。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产品成本降低的原理。他说:“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本书第 24 页)

在《赋税论》中,配第把地租(剩余价值)看成是农产品价值扣

除生产费用(种子和工资)以后的余额,实际上把劳动日划分为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在本书中,他又进而论述了工资和地租在数量上的对立关系。他说:“假如农民的工资上涨八分之一,即每日由八便士涨到九便士的话,这时,在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中,农民所分到的份额,就由四十便士增加到四十五便士。其结果,土地的地租,就要由二十便士降为十五便士”。(本书第34页)于是,他得出结论:“随着各种产业和新奇技艺的增加,农业便趋向衰落,不然的话,农民的工资就要上涨,其结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本书第33页)后来,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时,对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所作的论述,实际上是对配第在本书中提出的工资上涨,地租就会下降的原理的发展。

在《赋税论》中,配第曾暗示金银是谷物的等价物,并对货币所以能够成为价值尺度的道理作了阐述。在本书中,他更进一步指出:“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象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本书第24页)认为货币就是一般的财富。虽然,他把金、银看成就是一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重商主义重视金银甚于一般商品的影响,但是,他在把金、银看成是一般商品的基础上,把金银规定为一般的财富,无异阐明了金银被固定作货币的道理。

在《赋税论》中,他谈到剩余价值的另一形式——利息,他把利息看成是资本的收入。在本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利率的高低,是不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它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他说:“利息的降低却不是任何为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所造成的,现在只要有有力的担保,便能借到利息更低的贷款,因为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于货币增加的结果。”(本书第76页)他在这里所说的货币,自然是指借贷资本。因此,他明确指出了利率的涨落与借贷资本的供应

量成反比例的关系,从而接触到了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

由上述可见,配第在《赋税论》中所阐明的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在本书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通过政治算术方法得到检证。这些理论的科学真理成份,最先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加以革命的变革,创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重新翻开这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看看配第如何通过政治算术的方法,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探索并发现它(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赖以建立的客观的真实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帮助。

1960年,译者曾根据日本岩波书店1955年出版的日译本将本书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据英国剑桥大学1899年版本重译,供读者参阅。

译 者

总 目 次

呈辞	3
政治算术	
原序	5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①(目次)	
第一章 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 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 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 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	11
第二章 某些赋税和义捐,会使王国的财富增加而不是减少。	35
第三章 法国,由于天然而永久的障碍,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无 法在海洋力量方面超过英国人或荷兰人。	46
第四章 英国国王所有的人口和领土对财富和力量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就天然情况而论,同法国所有的人口和领土 大体②相同。	53
第五章 阻止英国强大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的和能够消除 的。	68

① 本书完卷之后,配第曾请人手抄数份,赠送友人和有关人士。这些手抄本,有的曾由配第作了修改,各本内容多少有些出入,它们分别由苏斯威尔(Robert Southwell)、罗林森(Rawlinson)等人保存。脚注中的S本就是指苏斯威尔保存的手抄本,R本就是指罗林森保存的手抄本。此外,还有一种盗印本,脚注中的G本就是指这种盗印本。——译者

S本(苏斯威尔手抄本,下同)没有“主要结论”表(目次)。R本(罗林森手抄本,下同)有。——赫尔(C. H. Hull)

② R本没有“大体”两字。——赫尔

第六章 英国的权力和财富,在最近四十年中有所增长。	74
第七章 以英国国王的臣民全部开支的十分之一,——如果这一部分能经常征收到手的话,——足可维持十万 ^① 名步兵、三万 ^② 名骑兵和四万名水兵,以及支付政府其他一切日常和临时的开支。	78
第八章 在英国国王的臣民中间,存在着足够的游闲人手,他们每年可以比现在多赚二百万镑的收入,并且存在着足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现成的、合适的职业。	80
第九章 我国拥有经营本国产业的足够资金。	84
第十章 英国国王的臣民有充裕而方便的资本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	86

① 第七章标题作“一万”,应按四万订正,参看本书第 78 页。——译者

② 第七章标题和正文都作“四万”,十万正确,参看本书第 78 页。——译者

呈 辞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①

陛下：

际兹每个人都在筹划向您恭献某种适宜于庆贺陛下荣登万福的王位的贺礼之时，我也不揣冒昧，将先父很久以前所写的旨在说明英国王朝的力量和威势的一本书，奉献给您。

这本书，先父题名为《政治算术》^②。因为，凡关于统治的事

① 在 R 本和 S 本中，有下引的原作者致查理二世的献辞（下引的献辞根据 S 本）。——赫尔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

愿我的话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

由于敢任意全部否定算术这一门学科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认为算术应用到收入事项以外的国家事务极为必要的人，也是极少数的。因此，为了一些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陛下的合格的仆人的年轻贵族们起见，我敢于在本篇论文所述的十点政治性的结论中，指出常见而平易的计算的效用。这里，我衷心希望陛下能饶恕我将庸俗的技艺运用到具有崇高性质的各种问题和我自己的职业和能力所不能接触到的各种问题上面。但是，由于任何不拔、高超的事理，都必定有其浅薄、平凡的来源，所以我衷心希望，我做这件事情，决不是狂妄非份，同时，也不至于受到陛下叱责。因为这种努力是正当的……”——原文到这里为止。——译者

② 配第似乎是这一句有名术语的发明人。这句术语出现在配第所著《论二重比》一文(1674年)前面致新城公爵(Duke of Newcastle)一封书信的一段文字中 因为它反映了配第本人对他的新科学的看法，所以引述如下。——赫尔

“我的奥格耳爵士(Lord Ogle)现在正深切注意教育他的儿子，要将他的儿子培养成杰出的人物。由于想向爵士致意和表明我对爵士历来努力的谢意，我拜访了爵士，不单教公子一些数学上的知识，而且也教以各种各样的事物、材料以及现象，使他把数学运用到这些东西上面。因为线和数字离开了事物、材料和现象，就如同琵琶没有弦或者没有弹者一样。因为，爵士哟！在世界上尚有值得进一步加以提倡的政治算术和几何学正义(Geometrical Justice)。世上的错误和缺陷，即使能通过机智、修幸和利

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所有的人都把先父看做是这一启示方法的发明人^①。这种方法，就是用一种极普通的科学原理来说明世界中混乱而错综的情况。如果不是这部论文所述的学理引起了法国人不满的话，它们早就在很久以前就公诸社会，并获得追随者了，同时它们也许不必等到今天，早就被人们利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了。

出版本书的目的，是在于增进□陛下治世的福祉和满足学者对它所抱的期望；同时也在于纪念仁慈的先父和向伟大的君王致礼；此外还在于表达我对伟大的君王所抱的热诚与敬意，这应是陛下所抱的最高宿愿。

陛下的无比忠诚而又无比恭顺的臣民

谢耳本^②

害关系使其减轻，但决不能因此就获得医治，原因是：医治人世的虚妄、失调及矛盾，决不是靠罗列修饰得极好的、押了韵的美丽词句，并借助于最美妙的风琴有节奏、有抑扬的伴奏的冗长的说教所能做到的。至于满篇自我吹嘘、听来很悦耳而且在形式上修饰得很动听的一派胡言，就更不会起什么作用。这种情况，和将白兰地酒或蜂蜜掺进质量低劣的葡萄酒中去，不会提高酒的质量，或者把大量胡椒或沙糖倒入烧坏的菜肴中，不会改变菜肴的味道的情况没有二致，因为事物是不愿意让人弄坏的（*Nam 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配第所著《论二重比》前面致新城公爵的信。）这被看作是第一次使用“Political Arithmetik”（政治算术）这句术语的例子。（鲍尔 [S. Bauer]：《政治算术史》，见帕尔格雷夫 [Palgrave] 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第 1 卷，第 56 页。）但是，配第想出这句术语，比这更早。他在给安格烈沙爵士（Lord Anglesea）的信中（1672 年 12 月 17 日），就用了这句术语。（菲茨莫里斯 [E. Fitzmaurice]：《威廉·配第传》，第 158 页。）同时，在本书的序言中他把本书称作“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赫尔

① 参看 C. 达芬南 (C. Davenant) 《政治和商业论文集》第 1 卷，第 128 页。——赫尔

② Shelborne (Shelburne) 是配第的长子，名叫查理 (Charles Petty) 生于 1673 年，1696 年逝世。1688 年被叙为谢耳本男爵 (Baron of Shelburne)，成为爱尔兰的贵族。——赫尔

原 序

人们当自己时运不佳、或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悲观失望时，可不是象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努力于抗拒自己所面临的灾难，相反，他们却放弃一切努力，消沉颓丧下去，甚至连可能挽救自己的办法也不去考虑或采取。考虑及此，作为国家社会的一个成员，我认为次于对共同事业处于怎样的状况有真实的了解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可疑的情况下，都应往其最好的方面设想。因此，对于有可能使我对公共福利所抱的希望减少的一切因素，我都将细心地加以考察，如果没有有力而又明确的根据，绝不轻易绝望。

因此，我认为考察一下下述的各个信念是适宜的。以我个人所见，这些信念非常广泛地流行于世间^①，对一部分人的心灵发生极大的影响，并且贻害千千万万的人。

许多人对英国的福利所抱的不安

他们认为：由于土地地租普遍下降，加上其他许多原因，整个王国日趋贫困^②；在整个王国中，以前黄金很多，但是现在，金、银

^① 关于查理二世时代英国产业衰退的看法，参看罗雪尔(W. Roscher)：《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第74页，以及蔡尔德(J. Child, 1630—1699)的《贸易新论》(New Discourse of Trade)的序文中所列关于“贸易的损失”的令人震惊的统计表。该书虽然出版于1693年，但它是1669年以前写的，故无疑反映了当时的舆论。——赫尔

^② 关于地租是繁荣的指标这一点，参看下列二书：W. 肯宁汉：《近代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2卷，第191页，柏登(Patten)：《李嘉图释义》，见《经济学》杂志(季刊)第7期，第324页。——赫尔

都甚为缺乏；人民找不到可就的行业和职业；同时土地上的居民很少，赋税项目繁多而且税率沉重；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及王国新增加的其他领土，成为英国的沉重负担；苏格兰一无好处；产业景况普遍可悲地衰退了；在海军力量的竞赛方面，荷兰人正紧紧地追赶我们，而法国人则正要迅速超过英、荷两国，看来他们既富有又强盛；法国人之所以不侵吞邻国，仅仅是由于他们宽大；最后，英国的教会和国家正面临着和产业所面临的相同的危险。此外，还有许多可怕的联想，不过我不想重述这些联想，相反，我倒要把它们掩藏起来^①。

英国的切实弊害、英国的改进^②

下述的情况，无疑是真实的。这就是：最近用在外国商品上面

① 配第的这一整段话，正如它的末尾一句所指出的，几乎概括了1671年伦敦出版的罗吉尔·科克(Roger Coke)所写的《论英国的国家和教会都同它的贸易一样处于险境》一书第一篇论文的要点。本书包括两篇论文，页码和折页码都是连续的，第91页有下列的标题：《荷兰贸易增长的原因，荷兰贸易的增长可以由导致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善于经营管理贸易的原因得到论证；由于这些原因，荷兰人的贸易的改善大大超过英国人》。在第二篇论文中，科克说，向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使英国的贵重的产业衰退了。英国在取得各殖民地以前，由于缺乏人手从事这些行业，在毛织业方面每年损失了四十八万镑；在渔业方面损失了一百三十七万二千镑。他又说，“由于大力鼓励本应用来保卫英国既有产业的所有青年和劳动力，踊跃投入殖民地的产业，现在我们的这种缺口更加扩大。”(同书第16页)爱尔兰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变得对英国不利。(同书第19—20页)在海外贸易方面，荷兰人售出的商品比英国人多，价格也比较便宜，他们所得到的利益也比英国人大得多，因此，他们现在已经有了飞跃的发展，在航海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巨大的力量，以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荷兰，是个疑问。(同书第128—129页)奇怪的是，科克几乎没有提到考尔伯(J. B. Colbert, 1619—1683)统治下，法国的竞争。列托兰治爵士(Sir Roger L' Etrange, 1616—1704)所著《论渔业》(1674年)一书说：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陛下的领海中打捕的鳕鱼、青鱼、鲑鱼的价值，各年平均不下一千万镑。“这个估计，曾被多次公布，并被承认为没有问题可以通用的。”(《有关青鱼捕捞业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伦敦1751年版，第45页。)此外参看本书第21页注①。——赫尔

② 原文这两个小标题分开，兹为阅读方便，合并为一个标题，后面也有这种情况，不另指明。——译者

的开支，为额甚巨；我国的许多银器如果不制成银器而铸成货币，将对产业发挥更大的效用；本来只应该依据自然规律、传统习惯和一般人的支持来办的许多事情，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最近的内战和瘟疫所造成的人命的伤亡和破坏极为惨重；伦敦大火及恰丹姆的灾难^①在世人中间产生了对我们国家有害的想法；新教徒^②增加了；爱尔兰人对于他们沦为的殖民地的处境已经感到不能忍受；居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感到自己是异国人而不得不去寻求和外国人作些买卖——而这些买卖他们原来满可以和住在英格兰的同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的。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同时，同它们相类似的情况，经常到处都有），另一方面却另有一些情况：这就是，伦敦的建筑较前宏大而且显得华丽了；美洲殖民地已经拥有四百艘船只；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几乎等于原有资本的二倍；凡是能够提供可靠抵押品的人都能够以法定利息借到款项；建筑材料（甚至连榘木）几乎没有涨价；有的东西还落价，这对伦敦的重建有利^③；交易所中和原来一样，商人拥挤不堪；街道上的叫化子和因盗窃等罪名而被判处徒刑的人，并没有比以前增多；大马车的数量与其装饰的华丽，都非从前所能相比；公共剧场甚为华丽；国王的海军和卫队比历次灾难以前都更加强大；牧师富有，大教堂正在修复中；由于人们反对目的在于使食物价格降低而从爱尔兰进口家畜的措

① 指 1667 年 6 月 10 日荷兰舰队开进泰晤士河，炮击恰丹姆，烧毁了停泊在恰丹姆的英国船只的事件。（马汉[Mahan]：《海上强国的威力》，第 132 页——赫尔。）据说，这个事件是由于整个英格兰舰队因军费困难陷于完全瘫痪状态而引起的（克拉克[G. N. Clark]：《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第 65 页）。——赫尔

② 配第所指新教徒大概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在他的《进一步考察》一文中，将新教徒列入异端分子之列。——赫尔

③ 科克承认，由于英国的木材质量良好，经久耐用，抵销了荷兰人一向享有的利益——即他们造船费只需英国造价的半数。但是，他认为英国所有最优等的木材，终于全部被浪费和耗尽在伦敦的重建上面，而且在这项重建中将会耗费更多这种木材。因此，科克不能理解：将来英国人建造质量相同的船只，怎么能不比荷兰人、丹麦人或法国人贵三倍（科克：第二篇论文，第 115 页）。——赫尔

施,许多土地都经过了改良,食物价格甚为相宜。简单地说,只要人们肯付出适宜程度的劳力,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生活困难。虽然有一些人比别人贫困,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以后永远会是这样。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性爱发牢骚,嫉妒心重,但是这种毛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上述这些一般性的观察和世人仍然和往常一样在吃、喝、欢笑的情况,鼓舞着我试图,如果可能的话,去安慰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英国的事业和各种问题,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因为目前的情况已经使我感到满意。

作者立论的方法和态度

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做依据)的原因是不可能谈得透彻的。这种情况无异于掷骰子不能预言会掷出什么点,也无异于:即使运用迄今所发现的有关投射线和反射线或投射角和反光角的最精密的知识,(如果不经过长期练习,)也无法打会网球、台球和滚球。

我^①的论旨和推论的性质

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

① 原文用第三人称,这里照中国习惯改译为第一人称。——译者

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即使这些展望和论旨本来不是真实的、可靠的和明显的，但是如果运用国家的权力，也就能够使它们变成真实、可靠和明显。“因为，能够证明为确实的东西，也就是确实的。”(Nam id certum est quod certum reddi potest)而且即使这些展望和论旨是错误的，那也不会错误到以它们为依据而进行的论证因此而受到破坏的程度；不管它们怎样错误，最低限度它们是可使我进行推论，借以指出如何得到我所追求的那种知识^①。我现在只打算详细叙述十点主要的结论。如果将来这十点结论被认为很重要，并值得进一步加以充分讨论的话，我希望所有善于思考同时又公平坦率的人士，能够纠正这些论旨中(这些推理是以这些推理为依据的)可能出现的错误、缺点及不完善之处。除此之外，我认为由政府来阐明靠私人努力所不能弄清楚的这些问题的真实情况，不会是不适当的。

^① “that knowledge”。在S本中，配第将“the knowledge”改为“that knowledge”。——赫尔

第 一 章

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①

第一点主要的结论，因为很长，我把它分为三部分加以考察。第一部分就是：小国同时人口又少，但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

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一英亩土地，如果加以改良，可以和辽阔的土地相抗衡^②

第一点主要结论中的这一部分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纵使是一英亩土地，如果土质肥沃，它能够生产出二十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二十英亩土地所能养活的牲畜；有的土地在自然条件上易于防守，一百个人占据了它，就能够抵御五百个人的侵犯。而且，贫瘠的土地，经过改良，也可以变为肥沃的土地，沼地经过排水也可以成为牧场。长满灌木的荒地（象在弗兰德斯

① 原书目次标题和正文标题在文字上多少有出入，中译加以统一，数字除外。
——译者

② 在S本及R本中都没有这样的标题。——赫尔

那样)经过加工,可以种植亚麻或三叶草,这样,它的价值就会增加一百倍^①。同一块土地,如果在上面建筑房屋,则它所提供的地租要比充作牧场多一百倍。有的人比别人更敏捷,更强壮和更加耐劳。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例如,一个人用磨粉机把谷物磨成粉,他所能磨出的分量会等于二十个人用石臼所能舂碎的分量。一个印刷工人所能印出的册数,会等于一百个人用手抄写出来的册数。一匹马,如果用以拉车,则所能载运的重量,等于五匹马所能驮的重量;用船载运或在冰上拖运,所能运输的重量等于二十匹马所能驮的重量^②。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一般性论旨的第一点,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至于这一结论的第二部分,同时又是更加重要的部分,就在于说明上述土地和人口方面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产业和所执行的政策造成的。

荷兰、西兰^③和法国的比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且拿荷兰、西兰的情况和法兰西王国比较一下。荷兰及西兰的面积不超过一百万英亩,而法兰西王国则超过八千万英亩。

因为很难断定这些地方最初被开发的时候,法国的一英亩土地是否比荷兰或是西兰同样面积的土地更为肥沃;同时也很难断定当最初开发的时候,开垦者的人数同土地面积是否形成正比例,

^① 这是配第的朋友哈特里普 (Samuel Hartlip, 1599—1670) 喜欢谈的一种构想,参看本书第 13 页注^①。——赫尔

^② 《博学的威廉·配第提出的关于陆路运输的试验》的目录,刊载于《伦敦皇家学会会报》第 161 期,1684 年 7 月,第 14 卷,第 666—667 页。如果这些试验都经实际施行的话,就会得到有关牵引动作的材料,这些牵引动作的材料和配第在这里所作的推断相似。——赫尔

^③ 西兰 (Zealand) 和荷兰同为十七世纪尼德兰联邦共和国的两个岛邦。——译者

因此,两国最初的和原始的差别,只能按两国土地面积的对比来断定。根据这一点看来,如果^①人口同土地不成正比例的话,那两国之间的差异必然是土地的位置和这些土地上所居住的人民所经营的产业以及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所造成的。

其次,应该指出,今日荷兰和西兰在富强上并不是只有法国的八十分之一,它们已经进步到相当于法国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左右的程度。这一点我认为就以下各点加以对比,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是:

法国的土地与荷兰和西兰土地对比 在价值上为八比一

法国的财富,据 1647 年发行的一本该王国地图的记载,为一千五百万镑,其中有六百万镑属于教会所有。我想作者是单指地租而言。一本讨论农业的极为慎重的著作的作者(据推测为理查·惠斯顿爵士^②)依据推理和实际经验认为,尼德兰的土地,由于种植亚麻、芜菁、三叶草、茜草等作物,每英亩能够轻易地生产价值一英镑的产物。这样,根据他的估计,荷兰和西兰的各地区,每年最少可以生产价值一千万英镑的作物。但是,我不相信实际数字有上述那么大,也不相信关于法国的数字象上述那么小。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法国同荷兰和西兰的比例,约为七或八比一。

① S本为“现在如果……”,“现在”两字为配第所加。——赫尔

② 惠斯顿(Sir Richard Weston, 1591—1652)的《论布拉邦特和弗兰德斯所实行的耕作法》(1652年)和哈特里普的《谈话集》、《论遗产》及《一位绅士留给他的儿子们的关于改良生熟荒地的遗训》(1670年)。这四本书里互相关联之处甚多。这四本书实际上等于一本书,参看德尔克(H. Dircks)著《哈特里普传》(1865年),第62—87页,书中附有哈特里普的著作目录。——赫尔

阿姆斯特丹的建筑物，价值大约等于巴黎的建筑物的一半。法国的房屋的价值大约五倍于荷兰和西兰房屋的价值

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为巴黎或伦敦的三分之一，后两个都市，在人口方面——如这两个都市的殡葬和洗礼统计表所指出的——相差不到二十分之一^①。但是，由于阿姆斯特丹比巴黎有更多的建筑物、运河边道以及桥梁，同时费用也较大，故阿姆斯特丹建筑物的价值足有巴黎建筑物价值的一半。不仅如此，荷兰和西兰最穷苦人民的住屋也要比法国强一倍到二倍。然而，因为后者和前者的人口比例为十三比一，所以两者房屋的价值，应为五比一。

荷兰的船只等于法国的九倍。荷兰和法国在东印度公司中的比较

欧洲船只约有二百万吨。其中，估计英格兰人占五十五万吨，荷兰人占九十万吨，法国人占十万吨，汉堡人、丹麦人、瑞典人和但泽人共占二十五万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共占二十五万吨。这样，单就法国的船只和荷兰与西兰的船只而言，约为一与九之比。其价值，如按大小、新旧平均每吨为八^②镑计算，则为八十万镑与七百二十万镑之比。在东印度公司中，荷兰人的资本在三百万镑以上，而法国人则依然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资本。

法国和荷兰的出口贸易为五比二十一

据估计，法国向世界各地输出货物的价值，等于运往英格兰的

① 巴黎的殡葬、洗礼统计表是从 1670 年开始编制的。（参阅格兰特的《对死亡表所作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末尾部分有关这个问题的注释）在 1670 年至 1676 年之间，巴黎和伦敦出生人数相差二十分之一以上，两市的殡葬数字，除了 1672 年之外，每年也相差二十分之一以上。——赫尔

② S 本原为“九”，后来配第将其改为“八”。R 本也作“八”。——赫尔

货物价值的四倍，因此，总共约为五百万^① 镑，而荷兰运往英格兰的货物的价值，则为三百万镑，此外，运往世界各地的货物价值达到这个数目的六倍。

法国的收入。荷兰和西兰的税收

法国国王每年征收的资金，根据 1669 年刊行、又经当局多次重印出版的题为《法国现状》^② 一书(这本书是献给法国国王的)所载，为八亿二千万法国里弗(livre)，约合六百五十万英镑。据该书

^① 这项估计，在本书第 67 页还要讨论，它比本书第 83 页所引福特雷 (Samuel Fortrey, 1622—1681) 关于英国自法国输入的数字要小得多。据有名的《目前英法两国之间所执行的贸易计划》一书(1674 年)所载，英国自法国输入总额为一百一十三万六千一百五十镑，而对法国输出总额则只有十七万一千零二十一镑。这些数字被转载于森默(Somer)的《短篇集》第 8 卷，第 30—31 页和《议会史》第 4 卷附录。据说，这个估计是当它发表于查理·金(Charles King)主编的《不列颠商人》杂志的时候，由伦敦各种各类的商人遵照同法国缔结商约的委员们的指示，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来的。(见《不列颠商人》第 1 卷，1721 年版，第 181 页。)但同杂志第 2 卷，则称这个数字是引自关税专员唐宁(Sir George Downing, 1623?—1684) 1675 年 3 月 9 日向枢密院所提出的报告。不管它的真实的来源如何，在配第执笔的当时，这个数字是世所周知的，它和他把进口额估计为“每年不超过一百二十万镑”(见本书第 67 页)一事，可能有一些关系。《制图家》杂志认为，《不列颠商人》所载的估计不确实。它说，出口数字是考尔伯将法国关税大大提高以后的 1668 年的数字，而进口数字则是 1674 年的。《制图家》的数字显然是引自达芬南：《给委员会的报告》，1713 年 5 月 26—28 日出版的《制图家》对 1668—1669 年的进出口额作了独自的估计：进口为五十四万一千五百八十四镑，出口为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九镑。——赫尔

^② 《法国现状》包括：王国的勋位、显贵及纹章。原著系法文(尼可拉·贝松涅[Nicolas Besongne]著)，1671 年伦敦出版英译本。1669 年出版的英译本一本也找不到。在那一年，由伦诺姆(Jean Rinom)印行了《法兰西国家，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所有王子、公爵以及其他贵族》一书。《法国现状》英译本中记载的赋税和捐献共达五百五十五万九千二百零八里弗。但是，保罗·黑·查斯特勒(Paul Hay du Chastelet)著的《论法国现状》一书则说：“在最近这样的混乱时期，有许多人无力缴纳，那是无可置疑的。根据这一理由可以认为，这个估计不是近年的情况，而是以前的情况。陛下于 1648 年下令豁免了上述各种赋税的五分之一，但是这个命令撤销以后，各种赋税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同书第 457—458 页)《论法国现状》一书于 1672 年在科伦或阿姆斯特丹出版。参看维勒：《假的和虚构的印刷地点》第 2 卷，第 25 页。不过，这本书并不是由当局出版的。——赫尔

作者说,上述总额因为滞缴和无力缴纳的缘故而减少了五分之一。所以,我估计,实际征收到的不会超过五百万镑。但是某些人却认为,法国国王征收了一千万镑,即等于法国资产的五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我想作保守一点的估计:法国用于装备或建设陆军、海军、建筑房屋、娱乐场所各方面——这些东西很有名气,以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费用,就过去七年中任何一年来说,都不需要六百万镑。所以,我估计国王不曾征收过超过上述数额的资金。在赋税额最高只有这些数字的情况下,尚有五分之一收不上来,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荷兰和西兰的税收,就占全联邦总税收额的百分之六十七,而阿姆斯特丹市的税收又占了这六十七中的二十七。如果阿姆斯特丹税收每天为四千弗兰德斯镑,即一年税收约为①一百四十万弗兰德斯镑(合八十万英镑)的话,那么合计起来,荷兰和西兰每年税收就达二百一十多万镑。为什么我对荷兰和西兰的税收额作这样的估计呢?理由是这样的:

1. 《尼德兰状况②》一书的作者这样估计。

2. 阿姆斯特丹对食品所课征的国内消费税,据估计,大约超过这些食品原有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即:谷粉每蒲式耳征税二十斯太弗③,或每拉斯特征六十三盾;啤酒每桶征收一百十三斯太弗;房屋征收租金的六分之一;水果征收售价的八分之一,其他货品则分别征收其价格的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九分之一、十二分之一不等;盐的税率没有规定;所有可以衡量的货物,除上述捐税之外,都要缴纳巨额款项。假定阿姆斯特丹居民的开支,除去国内消费税

① 在S本中,配第加“约为”二字,R本则为“每年约一百四十六万弗兰德斯镑,或八十万英镑以上”。——赫尔

② “据例行发表的数字,各州对战费的负担,荷兰负担了百分之五十七,仅阿姆斯特丹一市在这五十七中就负担了二十七。由此可以推算出这个都市究有多少财富。它的收入每天超过四千镑。”(威廉·阿尔比贡[William Albigny]编,《联合邦现状》,1671年伦敦第二版,第360页。)——赫尔

③ Stiver,荷兰旧货币的小单位。——译者

不计在内,平均每人每年为八镑(英国为七镑),如果每人因缴纳上述各种捐税而多开支五镑,那么,阿姆斯特丹——因为有十六万人口——每年就要缴纳国内消费税及其他捐税达八十万镑。

3. 假如每人每年开支达十三镑,那么,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人收入不超过这个开支数额,这是人所共知的。

4. 如果荷兰和西兰每年税收为二百一十万镑的话,那么全联邦税收总额就为三百万镑。如果每年税收达不到这个数目,恐怕就不够应付同英国进行海上战争和维持七万二千名陆军以及支付政府的其他一切日常开支(其中教会经费也占一部分)的需要。综合上述各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国所征收的公共经费,不会超过荷兰和西兰的三倍。

荷兰和法国利息的差异

5. 在法国,贷款的利息,每百镑为七镑,而荷兰至多只有它的一半。

6. 荷兰和西兰的各地区,犹如被海水、船只和沼泽捍卫着的岛屿,所以它的防御经费只需要平坦而开放的地区的四分之一就够了。而且,在这些地区,不论冬季夏季都可以进行战争这种危险的把戏,而其他地方,除了夏天外,几乎^①不能进行战争。

法国和荷兰盈余收益的差异

7. 除了上面所考虑的各点之外,盈余收益也值得最先考虑。因为一个国王不管有多么众多的臣民,国土多么肥沃,如果他懒惰或穷奢极欲,或者压制人民和胡作非为,从而收益一进来就马上花光的话,其国必定贫穷。因此,应该研究,现在的荷兰和西兰比一百年前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或者好了多少倍。对法国,我们也需要

^① 在S本中,原为“完全……”,后来被配第改为“几乎……”。——赫尔

这样做。如果法国的财富和力量仅增加一倍，而荷兰和西兰的财富和力量增加九倍的话，虽然一方所增加的十分之九，没有超过另一方所增加的二分之一，我还是认为后者（荷兰和西兰）胜过前者（法国）。因为一方拥有九年的储备，而另一方却只有一年的储备。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虽然法国同荷兰和西兰在人口方面的比例为十三比一，在肥沃土地面积方面为八十比一，但是法国的财富和力量并不比荷兰和西兰强十三倍，更不用说强八十倍了，它只不过强三倍多一点。这一点是会得到证明的。

法国和荷兰之间的差异的原因

以上，把第一点主要结论的最初两部分，简单扼要地交代清楚了。接着应该指出，上述财富和力量增进上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位置、产业和政策，特别是海运和水运的便利造成的。

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夸大其词，把荷兰人说成是超人，而把其他国家的人民说成是低人一等的动物，在这些方面（即关于产业和政策这些问题），他们把前者恭维为天使，把后者形容成呆子、牲畜和酒鬼^①。与此相反，我却认为，荷兰人完成他们宏伟事业的基础，根源于该国的位置；因为有这种良好的基础，所以荷兰人完成了他国人民所不能作到的业绩，得到了他国人民所不能得到的利益。

即使二者的地租相同，丰肥的土地比瘠瘠的土地优越，从而荷兰比法国优越的原因

第一，荷兰和西兰的土地为低洼之地，土质肥沃。因此，土地能够养活许多人，从而，人们有可能聚居在一起，在产业上做到互相帮助。我认为，能够养活一千人的一千英亩的土地，优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一万英亩的土地。理由如下：

^① 罗雪尔：《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第 57 页。——赫尔

1. 假如有一千人从事建筑一个大手工场,如果这一千人住在一千英亩土地上面,难道不比他们被迫住在面积大十倍的土地上,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吗?

2. 对一千人的灵魂进行拯救所需要的经费和所需的神职人员,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就联合抵抗外敌侵犯,以至就共同防御窃贼和强盗而言,情况也是这样。不仅如此,在证人和当事人容易传讯、出庭花费少的地方,以及居民的行动容易被了解,作恶和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无法隐蔽的地方(如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就是这样),司法费用要省得多。

最后,住在人迹罕到之地的人们,一个人既要自任士兵,又要自任牧师、医生以至法官。同时,他们的房屋(好象将要进行远洋航行的船只那样)必须储藏有必要数量的粮食,而这种储存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和付出不必要的开支。荷兰人所有的这第一条便利条件所具有的价值,我推算(或估计)^①,每年约为十万镑。

荷兰因地势平坦和使用风车而得到的利益

第二,荷兰地势平坦,潮湿,水蒸气多,经常刮风,所以该国到处都可以设置风车。因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他们能够节省好几千人的劳动。因为一个人花半年时间建成的磨粉坊,所能做的作业,等于四个人花五年时间所能做的作业。这种利益,因劳动的加强或减轻而大小不一。在荷兰,这种利益特别大,因这种便利而产生的价值将近十五万镑。

荷兰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利益。

荷兰和西兰位于三条大江的江口

第三,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

^① 在S本中,配第加添“或估计”,在R本中则没有这一句。——赫尔